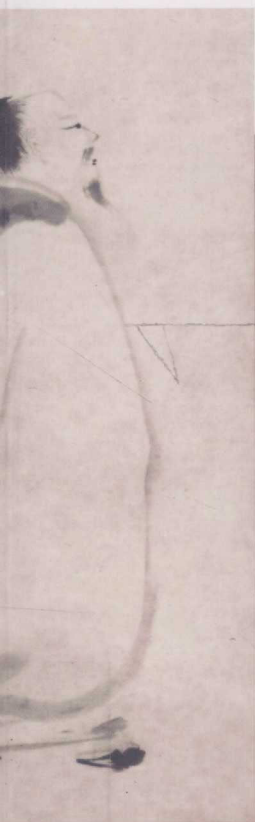


唐代文学考论

景凯旋 著



六弦贈人天馬歸石
以水犀梳就沙
浪明月起東湖自
每相見三日以為
質隨伊滿艸
春舒
雪未
忽東
霜周
小
射
總
沙
暖

唐代文学考论

景凯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学考论 / 景凯旋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305 - 09972 - 4

I. ①唐… II. ①景…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9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唐代文学考论

著 者 景凯旋

责任编辑 祁宁锋 李 亭 编辑热线 025 - 83686029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42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972 - 4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jryang@nju.edu.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诗歌论稿

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	3
孟贾同异论——兼论中晚唐诗歌的分期·····	15
贾姚诗派述论·····	40
韩愈“不平则鸣”说辨析·····	71
从《闵己赋》看韩愈儒学思想中的道与利·····	86
从突破到高峰——陈子昂与李白荆门诗比较·····	100
无情的历史,有情的诗人——韦庄《台城》诗赏析·····	106
白居易《琵琶行》“冰下滩”新证·····	110

中编 小说考论

俗讲四科·····	117
唐代文人游谈与小说·····	135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147
唐代“市人小说”考·····	161
试论唐传奇的“文备众体”·····	179
试论唐人小说中的“史才”与“诗笔”·····	194
士与俳优:《毛颖传》中的两个传统·····	218
《侯鯖录·辨〈传奇〉莺莺事》疏证·····	233
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诗疏解·····	256

崔鹏(元翰)非莺莺父辨

——就《崔氏谱》等问题与许总先生商榷·····	265
从元稹《会真诗》的用典看崔莺莺的身份·····	272
论《莺莺传》·····	279

下编 诗人杂考

贾岛事迹考辨·····	299
朱庆馀生平考索·····	321
顾非熊事迹考述·····	330
项斯考·····	341
喻凫考·····	345
马戴考·····	349
周贺考·····	354
无可考·····	359
引用书目·····	365
后记·····	376

上编 诗歌论稿

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

在唐代文学中，柳宗元的山水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关于他的诗，前人多有评价，概而言之，不外似陶（潜）、似屈（原）二种。前者，如苏轼《题柳子厚诗》云①：

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

又《评韩柳诗》云②：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又《书黄子思诗集后》云③：

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黄山谷《书柳子厚诗赠王观复》云④：

欲知子厚如此学陶渊明，乃为能近之耳。

后者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陆时雍《诗镜总论》云⑤：

① 见《东坡题跋》卷二。

② 同上。

③ 见《东坡七集》后集卷九。

④ 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

⑤ 见《历代诗话续编》。

刘梦得七言绝，柳子厚五言古，俱深于哀怨。

沈德潜《唐诗别裁》云：

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云：

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以上两种评价，“似陶”指的是其对自然的态度，“似屈”指的是其对社会的态度，分别从不同侧面概括了柳诗的风格。同时，二者又都是就其与前代诗歌的“同”而言，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异”则语焉不详。实际上，如果以其对山水诗的发展看，柳诗的确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形成了不同于魏晋和初盛唐时期的艺术风貌和特征。本文所论，是想就柳宗元对社会和自然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山水诗的独特风格，作一粗浅的探索。并着重从思想原因的角度讨论柳诗，至于社会原因，则略作说明。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审美观总是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柳宗元对社会和自然的态度，实际上是与他的儒佛思想有关。一般来说，佛道讲遁世，偏重于自然；儒家讲入世，偏重于社会。所以，读柳宗元的山水诗，则须首先了解他与儒佛思想的关系。

柳宗元一生受佛教影响甚深，是确然无疑的事。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有唐一代，是佛教的全盛期，历朝皇帝出于其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都大力提倡佛教，抬高佛教地位。修建佛寺，组织翻译。甚至许多帝王本身就奉佛，如高宗做太子时，就优礼玄奘，为他作《述圣记》^①，即位后不久又废玉华宫为佛寺。武后诏禅宗北派大师神秀入京行道，并借佛教势力登基改制^②。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韩愈上表直谏，成为佛教史中有名公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佛教势力因此得以扩大其影响。另一方面，自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汉魏六朝数

① 见《全唐文》卷一五。

② 见《旧唐书》卷六，《佛祖统记》卷三九。

百年的发展,到唐代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家宗派,如天台宗、贤首、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由于融合了一部分儒家伦常,且较外来佛教更通俗、简易,更具有美学特征,在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中遂成为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补充,为他们所激赏。当时许多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都信奉佛教,柳宗元的政治密友刘禹锡、韩泰也都与佛徒过从甚密。韩愈就曾指出:“今夫二氏(按指佛道)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①于此可见唐代士人佞佛之风之盛。而柳宗元的奉佛,实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东坡七集》后集卷十九《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云:

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而南华今无刻石者。长老重辨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

苏轼此论阐明柳宗元深通佛学,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依他看来,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才开始崇佛。且柳集中有关佛教的诗文,大都也是作于柳被贬永州之后。但依照柳本人的说法,他与佛教的关系,却并不是从永州始的,而是在更早的时期。《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云: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重巽)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今连师中丞公(柳公绰)具舟来迎,饰馆而俟,欲其道之行于远也。

按百家注本引孙汝聽注曰:

柳公绰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当国,出为湖南观察使。

又按《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云:

元和初,宪宗颇出游畋,锐意用兵,公绰欲因事讽谏,五年十一月,献太医箴一篇,……逾月,拜御史中丞。

公绰素与裴均厚,李辅出镇淮南,深怨均。六年,吉甫复

^① 《昌黎先生集》卷一四《答张籍书》。

辅政，以公綽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

八年，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柳公綽任御史中丞的时间上限为元和五年末，翌年他便外放湖南任观察使，故“具舟来迎”事当在其元和六年至元和八年湖南任内。此序亦当作于这段时期。其时柳宗元为三十九岁至四十岁。由此推知，他学佛决不会迟于十岁之后。柳宗元的自述应非虚言。从当时整个社会奉佛的情形看，自幼出家为僧的人诚固有之，世俗人家子女受家庭、社会影响，从小奉佛的也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柳宗元的幼女和娘奉佛的年龄也是在十岁之前。《柳河东集》卷十三《下殇女子墓砖记》云：

下殇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

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一斑。柳宗元“自幼好佛”，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柳宗元真正热衷于佛教还是在流放永州之后。大抵柳遭罹窜逐，命途坎坷，不惟政治理想已付东流，且回归京师也不复可能，佛教寂空思想遂成为他苦闷精神的最好寄托，使他幼年已有的佛教思想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所谓“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又是很有见地的。这一时期和以后的贬逐柳州时期，柳宗元经常与一些高僧交往，见于集中的就有文畅上人、巽上人、浩初、元舅、琛上人、玄举、浚上人等僧徒。他同他们参禅论道、谈玄说佛，并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序碑铭。《柳河东集》卷六《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

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智顓）为得其说。

同集卷二十八《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

天台顓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旌及僧法林置净土院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余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

这段记载尤可注意的，一是永州龙兴寺为天台宗庙宇，二是巽上人为天

台宗僧人。唐代佛教宗派繁多。天台宗为由陈入隋的智顛所创，以融合南方的义理和北方的禅定为宗旨，主张定慧双修，一心三观。柳宗元贬逐永州后所接触者多为天台宗人，故受其影响较深，谈禅论道也多出入于此派学说。兹略举几例：《柳河东集》卷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同集卷二十五《送琛上人南游序》：

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吾琛则不然，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三观之理。

同集卷四十三《巽公院五咏》其二《曲讲堂》：

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

天台宗主张定慧双修，禅义兼弘，而禅宗一派却标榜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故柳宗元对此表示了异议。诗中“趣中即空假”云云，更是出于天台宗“圆融三谛”的教义，即世间一切事物与道理既是空，又是假，空假皆中之义。同集同卷《巽公院五咏》其三《禅堂》：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这首诗末四句阐明佛教的我法皆空观念。智顛《法华玄义》卷二上云：“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又云：“以心空故，从心所生，一切皆空，此空亦空。”柳诗义同智顛，所谓“如”，即事物的本质，也即空义。万物皆由心生（缘生），而心境本空，所以万物也只是空。这样，主客观世界在这里达到了浑然皆空的境界。饶有意味的是，诗的末句以众鸟高飞，杳无遗迹比喻这种浑然一空的禅境，这实际上也是来自佛学经论的。智顛《摩诃止观》卷五云：

如鸟飞空，终不住空。虽不住空，迹不可寻。虽空而度，

虽度而空。

可知“飞鸟度空”是天台经论的一个重要比喻。柳宗元既然深通佛学，对天台宗的重要经典《摩诃止观》不会不熟悉，而他似乎也确实喜欢飞鸟无迹这一佛教喻义，故常在诗中用它。作如是观，则他另一首名诗《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似亦可作一新的解释。这首诗首句完全和“鸟飞无遗迹”意思相合，应当不是偶然的。两诗都是受到了佛教经论的启示。照一般解释，《江雪》中的渔翁是一个孤独清高的世俗形象。但若把它理解为一首禅诗，那么也可以说这首诗表现了一种空寂的禅境，一种佛教世界的伟大的沉默。而其中的渔翁则是一个入定的僧徒。唯其如此，这首诗才给人超尘出世的寂灭感觉。

柳宗元的思想是复杂的。他“自幼好佛”，被贬永州后，更醉心于在佛学中寻求精神解脱。但他一生始终以儒家入世思想为立身行己之本，同样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魏晋以降，佛学渐兴，儒学衰微，这是时代动乱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到了唐代，这种情形也无多大转变。唐代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重视儒家思想，但在思想文化上却非如此。在伦理方面，李唐王朝由于先世为胡人，所以并不重视儒学的核心——伦常。^①《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科举方面，重进士而轻明经。在著述方面，除定《五经正义》以总结汉学外几无建树。总之，在中唐之前，儒学早已是僵化式微，走到末路，有待于新的生机，而带来这种生机的，便是由陈子昂发轫，中唐复古运动成其势的儒学复兴。

这场儒学复兴的中坚力量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社会上层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这些新的士人阶层，由于在政治上有进身机会，加以本是儒生，故都以治世为务，尤其在安史之乱后，他们目睹天下大乱、伦常

^①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败坏的局面,因而竭力倡导全面改革。于是在政治上有永贞革新,思想文化上有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经济上有两税法的创立。这些改革在本质上都具有复兴儒学的性质,要恢复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这正是两汉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于在哲学上并无多大建树,所以颇为宋儒所不满。朱熹就曾指出:“盖韩公之学,且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所未睹。”^①因此,这时期的儒学,其主要特征仍然是积极入世,标榜仁义,重振纲常。《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云:

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
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同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云: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柳对参加永贞革新集团的自责是不是出自内心,暂且不论。但他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指归,以“利安元元”为抱负,则是无可置疑的。柳宗元出身庶族,以进士及第,所以在政治上颇想有所作为。他一生的两项重大活动,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写出《封建论》、《六逆论》、《桐叶封弟辩》和《捕蛇者说》等名篇,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苛捐杂税。这正是他“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②的政治理想的身体力行。即令被贬逐后,他仍然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③的儒家思想。他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明确地提出“文者以明道”^④,文章要“辅时及物”^⑤,要以儒家经

① 朱熹校《昌黎集》中《与孟简书》注。

② 《柳河东集》卷三四《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③ 同上卷三二《答周君巢谿药久寿书》。

④ 同上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⑤ 同上卷三一《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典为“取道之原”^①的原则，在内容上强调文章为尧舜孔孟之道服务的治世功能。这都说明柳宗元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但在对待儒佛关系的态度上，柳宗元与韩愈却大相径庭。欧阳修《般舟和尚碑跋》云^②：

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

韩愈于柳的文章，固极称之，于柳的奉佛，也非“无言”，韩愈就曾寄书斥责柳宗元，对于韩愈的斥责，柳宗元进行了一番争辩，借此表明他调和儒释的主张。《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陇西李生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

他认为佛教同儒家的《易》、《论语》相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至于韩愈斥责的不过是其表面现象，对佛教并不真正理解，“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可见柳宗元虽然也反对佛徒不为农桑，坐食其人，但却认为佛教的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③，“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于元暲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④儒佛两端，或仕或隐，本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它们都具有济世的功用，是能圆通的。宋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二谓柳云：

间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

虽然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对柳宗元颇有微词，未免过于正经，但却也

① 《柳河东集》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② 《欧阳文忠全集》卷一四一。

③ 《柳河东集》卷二五《送浚上人归淮南覲省序》。

④ 同上卷二五《送元暲师序》。

指出了他思想言谈中的深刻矛盾。

在柳宗元的山水诗中,正是这种思想矛盾表现为他对社会和自然的傍徨态度,从而形成其独特的风貌和特征。《柳河东集》卷四十三《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村。日晴潇湘渚,云断岫嵚岭。仙
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这首诗写永州春天早晨的景色,在一片苍茫寂静中却透出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傍徨。一方面,柳宗元认为佛教“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①。所以他被贬后,能“自肆于山水间”^②,对大自然表现出细腻的美的感受。甚至愿退出追名逐利的官场,“皇恩若许归回去,晚岁当为邻舍翁”^③。似乎真有闲云野鹤之志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是“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所以他始终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④。被贬到荒远的永州后,仍然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并常以屈原自喻,“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⑤“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⑥用世之心始终不灭。显然,这种儒与佛、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是不能解决的,其结果只能是“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的更大的苦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关于柳诗的评价,无论似陶似屈都只是囿于一个侧面,是并不全面的。这里不妨再征引一些前人的评价。清施补华《岷傭说诗》云^⑦:

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

① 《柳河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

② 《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三二《柳子厚墓志铭》。

③ 《柳河东集》卷四二《重别梦得》。

④ 同上卷四三《冉溪》。

⑤ 同上卷四三《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⑥ 同上卷四三《入黄溪闻猿》。

⑦ 见《清诗话》。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

“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以辋川诸作，便觉太闹。

清薛雪《一瓢诗话》云：

使昌黎收敛而为柳州则易，使柳州开拓而为昌黎则难。

以上评价道出柳诗与陶、王、韩的区别，颇为确切。柳诗“收敛”，是因为他有出世一面，所以其山水诗无屈、韩的痛快淋漓。柳诗“太闹”，又是因为他有人世一面，所以其山水诗无陶、王那种在自然中的宁静、和谐。尤其是柳宗元与王维虽俱习佛法，但在王维诗中，诗人的意识往往与自然融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而在柳宗元诗中，诗人的意识却难以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距离，所以处处都有一个“我”在。总之，柳宗元在美学的意义上发现了永州的山水，但又总觉得“其境过清，不可久居”^①。这种徘徊两端，阴郁畏疑，正是他的山水诗的独特风格和特征。以下，略举几首试作分析。《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这首诗以动写静，意境上有点类似王维的“月出惊山鸟”（《鸟鸣涧》）。但此诗结穴处在末二句。写月夜的静谧、空旷，都是为了表现谪居中的诗人的寂寞情怀。写静而又不能入静，乐山水而又感到寂寞，这又不同于王维了。这种在寂静恬淡中见出郁悒苦闷，正是柳诗中所常见的意境和手法。同卷《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若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① 《柳河东集》卷二九《至小丘西小石潭记》。